



林語堂在英文專著的《吾國與吾民》(My Country and My People, 又譯作《中國人》)曾指出：「飲茶本身就是一門學問。有些人竟達到迷信茶的地步，有不少人有關飲茶的專門書籍，正如有不少有關焚香、釀酒、飲酒和房屋裝飾用石的書一樣。」

他又說：「飲茶為整個國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。它在這裡的作用，超過了任何一項同類型的人類發明。飲茶還促使茶館進入人們的生活，相當於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館。」西方國家，英國人對於喝下午茶已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情有獨鍾。

根據蕭乾的考證，「茶葉似乎是十七世紀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歐洲的。一六零零年英國的茶葉商托馬斯·加爾威過《茶葉和種植、質量與品德》一書。英國茶商起初是東印度公司從廈門引進的。」

從廈門引進歐洲的茶，相信與閩南名茶鐵觀音分不開。鐵觀音屬於烏龍茶類，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烏龍茶類的代表。它介於綠茶和紅茶之間，屬於半發酵茶。

清雍正三年至十三年(一七二五—一七三五年)，安溪人創製發明了青茶，首先傳入閩北後傳入台灣省。鐵觀音因品質優異，香味獨特，各地相互仿製，先後傳遍閩南、閩北、廣東、台灣等烏龍茶區。

一九九五年三月，安溪縣被農

明代茗茶考究

業部命名為「中國烏龍茶之鄉」。台灣凍頂烏龍茶，產於南投縣鳳凰山支脈凍頂山，重韻回甘，異軍突起，因質量得到保證，備受追捧。

當中國茶於十七世紀輸入歐洲時，中國喝茶已十分盛行了。

從十七世紀(明朝萬曆年)著名學者張岱的一篇文章中，已可窺見中國喝茶已非常講究了。這位以名言「人無癖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；人無疵不可與交，以其無真氣也」而聞名的大學者，曾談到自己喝茶的經驗，不光要好茶，好茶具，還要好水。某日張岱約茶友汶老喝茶，因曰：「慕汶老久，今日不暢飲汶老茶，決不去。」

汶老聽罷，甚是高興，文章寫道：「汶老喜，自起當爐。茶旋煮，速如風雨。導至一室，明窗淨几，煎壺成宜窻磁甌十餘種皆精絕。燈下視茶色，與磁甌無別，而香氣逼人，余叫絕。問汶老曰：『此茶何產？』」汶老曰：「閩苑茶也。」

張岱喝完好茶，為之激賞不已，探詢汶老烹茶之水？汶老答道：「來自惠水」，張岱不信，認為「惠泉走千里，水勢而圭角不動，何也？」汶老曰：「不復敢隱。其取惠水，必淘井，靜候新泉至，旋汲之，山石磊磊壑底，舟非風則勿行，故水不生磊。即尋常惠水，猶遜一頭地，況他水耶！」

可見，十七世紀中國文人喝茶之考究，英國人難望其項背也。

(「新春說茶」，之五)



到長白山天池觀光，一般是自山下到山上遊玩的。今早，我們56位團友在溫柔勇敢的導遊小姐帶領下，出發到長白山山腳，先到長白瀑布、綠淵潭、谷底林海、小天池等遊覽。

欣賞過綺麗壯觀的瀑布，我和欣欣(導遊小姐安排我倆成一對的旅伴)走到瀑布北面，這裡地方不大，卻有全國名食——溫泉蛋。美食不容錯過，我們買了就藏在口袋裡。接着，我們就到長白山景區內越野車站，我們要上山頂看天池啦！

到了越野車站，導遊小姐再三叮囑團友們一定要在山下租禦寒大棉衣，單車者一定要先吃暈車丸。從長白山山腳到山頂共2,600米，越野車要在盤山公路上蜿蜒奔馳40分鐘才到目的地(因此暈車丸是需要的)。車停了，天一片迷濛，霧氣籠罩整個山頭，伸手只見五指；天也非常冷，和山下相比，整整下降了20度。我和欣欣跌跌撞撞地在崎嶇山路上走着，終於到達長白山山巔，這回霧更大，竟是伸手不見五指。我和欣欣飢寒交迫，就在長白山頂，吃着藏在我們口袋中那天下最美味、溫泉蛋。

正在此時，山上颯起大風，天更冷了，我倆只好瑟縮在一塊大石後顫抖着，心裡一直感謝着導遊小姐，如果沒有她的囑咐，我們一定會在長白山上冷成化石！持續的寒風把山頂上的遊客吹得人仰馬翻，眼睛睜不開，大家都快受不了；就在這瞬間，奇跡出現了，風竟慢慢停下來了，不一會，人們開始把頭伸出帽子，要睜眼看看這世界末日的景象：原來霧漸消散，天空再現，太陽伯伯緩緩露出笑臉，他更開始邀請藍天白雲談天說地。

長白山山頂上的遊客傻眼了，但當他們的視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長白山之四

線從天上轉移到正常角度時，原來這才是「末日」的開始：一個寶石般純潔無瑕的湖—天池出現在大家眼前，她形似落葉，略呈橢圓形，那是在火山噴發後自然形成的火山口湖；她是在多座山峰簇擁下的一潭靜謐湖水，清澈晶瑩，在晴空映照下，湖水深森湛藍，美不勝收。末日就在這一刻靜止，遊客們都瘋了，他們瘋得誰都說不出話來，只是不能自制地按着各自的相機紐。我走過中國四大河流，湖泊也見識不少，但只有長白山天池有這種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她的震撼在於她有着令人難以忘懷的藍，加上湖面平滑得沒有一絲波紋，這就讓湖面顯得比天空還要藍。

那為何長白山天池的水有此狀態呢？首先是她的水源，她的水源全來自地下水，由於受國家嚴密保護，加上位於高山上，這裡沒有工業污染，也沒有人類生活排放污水；2013年，中國科考隊使用水下機器人對天池水底進行首次探測，機器人從水下20米處仍能清晰看到湖面，他們還發現，由於水質過於清澈，湖裡基本沒有水草，更沒有魚類能生存。

其次，由於她的深度，長白山天池是中國最深的湖泊，最深水深處達373米。太陽光中波長較長的紅橙等色，穿透力強，但紅橙等光線遇到水深的天池，紅橙等光則只去不回，只有波長較短的藍會被反射，所以天池看來就只剩湛藍，剩下令人瘋狂的藍了。

眼前一片優美的湛藍，讓媽媽躍然在我面前，30年前，親愛的媽媽送給我一份禮物，她告訴我長白山天池的美；30年後，我親自到長白山天池欣賞她的美，親手接收她的禮物，我想：看到在長白山天池的我，媽媽一定會心寬意慰，喜上眉梢！

劇集輪流看



看電視劇的日子，可以把幾部劇輪着看，相信除了打麻將(此刻也不會打，我只是在手機打)，這樣看電視劇也是訓練我的腦筋靈活的方法之一。除了電視劇之外，還挑些電影看，奧斯卡的電影都分批看，不過總覺得看電影便得去戲院靜心看，特別是像《Joker小丑》這類電影，必須在戲院中非常專注地去看，否則只會悶得提不起勁看完。

兄弟姐妹常常在談論韓劇，我卻除了早期的韓劇比較有興趣睇之外，這些年已沒有耐性好好地看完一部大家都說好的劇集，其實當中最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喜歡聽韓語，個人覺得韓語很僵很硬，音調一點不悅耳，所以抗拒睇韓劇。

我喜歡普通話，所以喜歡睇內地劇，當然不是所有內地劇都看，揀演員、揀劇種，那些油頭粉面的男女主角，不管現代古裝都不看，可是今時今日不少內地劇都是跟風的東西，因此也要等好一段時間才看到一部，近日算有多點我喜歡的劇，例如《慶餘年》，那是



黃嘉樂在《大醬園》的演出又有進步了。 作者提供

因為有陳道明、田雨、吳剛主演，是他們吸引我，卻意外發現那並不是帥哥的張若昀頗有戲味。又例如《新世界》，我是愛看孫紅雷和很久不見的秦昊，結果又發現另一個並非不太帥的尹昉，很有個人魅力的年輕演員，原來是位現代舞的表演藝術家！

以前什麼電影都看，沒有得選擇地看，那年頭我的工作有部分是像看電影，我是看電影的小組召集人，即是召集一些媒體看新片試映，幫電影宣傳。那段日子是電影最蓬勃的年代，中西猛片，好片、爛片、鹹片都有機會看，一星期幾乎看四、五部，什麼電影都要看其實是個很豐盛的年代！因為今天香港的電影已經完全轉變，一如香港的電視劇。不過我仍然可以對着電視機挑選一些我認識的藝人的劇集來看，例如《多功能老婆》，我會因為

監製是陳寶華而看；《黃金有罪》我會因為張兆輝而看，又如《大醬園》那萬家一輩好戲藝員，又或者《刑事偵緝檔案4》那麼大陣仗的卡士和製作。



年初六上網，看到武漢人拍攝的一段Vlog：大街上人流稀少，在武漢大學門口，一對中年夫婦正在合影，拍完照他們重新戴上了口罩。不遠處，有位環衛工正在清潔路面，見環衛工沒戴口罩，他從書包裡掏出一個獨立包裝醫用口罩遞上，對方說道：「口罩在另一件工作服裡，忘帶了，謝謝你！」陽光直射過來，在她的髮梢上細碎跳動，迅速變成金燦燦的一片，讓人全然忘記疫情帶來的困擾。

新冠肺炎病毒，使人們戴上了口罩，伴隨疫情擴散蔓延，口罩緊俏奇缺。對於不經常出門的我來說，大年初一雲拜年後，才意識到要給家人買口罩。藥店沒貨，社區診所賣完，硬着頭皮找熟人尋口罩，都吃了個不冷不熱的閉門羹。最後，只好發朋友圈「跪求」，有朋友秒回支招，一通忙活下來，還是沒有現貨，得耐心等待。微信群裡有人支招，但遠水解不了近渴，非常時期只能就近解決。那就繼續等，幾天後，有個朋友打來電話，給我送來兩包醫用口罩。

買口罩的焦慮，正是我們應對疫情的慌亂無序。那天看朋友圈，有位醫生下夜班發了一條信息：一隻口罩戴了三天，猶豫是否丟掉，想想前線同事們防護物資緊缺，最後他決定還是收起來整理整理再用。看到這一幕，我心裡五味雜陳。事後想想，口罩會有的，何必擠油油呢？危厄關頭，人們的理性判斷和基本常識哪兒去了？平日裡讀的書、經歷的事、積聚的經驗，不就是教給我們如何迎難而上嗎，為何關鍵時候變得如此無知？

我對口罩的記憶，源自父母廠裡發的棉紗口罩。當年，父親在一家福利廠上班，主要加工點心袋、編織袋、水泥袋等，大車間裡黑不隆冬，每當從窗戶裡卸大紙滾子時便會揚塵漫天，工人都統一戴上白棉紗口罩。

一隻口罩的心靈史

母親煮老麵饅頭，找不到籠布，就把發的棉紗口罩放在鍋裡進行高溫消毒，洗淨晾乾，然後剪成籠布使用。我曾質疑道：「這樣衛生嗎？」母親回答說：「很多同事都這麼用，高溫殺菌，放心用！」那時候的棉紗口罩三層厚，拆開後一大團子，當籠布能夠用很久。放學後我經常去廠裡玩兒，有位阿姨大眼睛，笑起來臉頰兩旁漾起一對酒窩，她應該是廠裡最年輕的，好幾次碰見她，梳着馬尾辮，臉上掛着口罩，下拉到下巴位置，一手端着搪瓷缸子，「咯咯咯」與工友說笑不停，時不時來個暈段子。大約一九九五年，工廠倒閉破產，她接手過來重振江湖，成為了女廠長，但是臉上的笑容從此不再，那對酒窩也隱隱不見，與過去判若兩人。

口罩是用來自我防護的，從小到大我戴口罩的次數屈指可數，一是戴不習慣，二是用不着戴。印象深刻的是，上小學時，每到冬天，數學馬老師就會戴着口罩，她身體弱、常生病，高倍度數眼鏡下面，掛着一隻又厚又大的口罩，更加劇了我對她的敬畏。前年春節，聽同學說她去世了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腦海裡浮現出她戴着口罩的嚴肅模樣。近幾年，城市冬天霧霾嚴重，每次外出開會，逢人便問：「你怎麼不戴口罩？」問得我滿臉罪過。記得作家徐則臣在創作小說《王城如海》時，四歲半的兒子咳嗽持續三個月，給他戴上最新款的防霧口罩，每天去幼兒園穿衣都格外注意，穿多了怕肺熱咳，穿少了怕感冒咳，他每天要看書櫥上的溫度計N次，甚至要精確到半度、四分之一度。可見，人們戴口罩勢必籠罩着焦慮，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然而，消除焦慮關鍵在於向內求索，端正思想認知，提高承受能力。

病毒困擾正常生活，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常識缺位和想像誇張，後者極需給我們的思想戴上防護口罩。美國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身患乳腺癌期間，曾創作《疾病的隱喻》一書，她是以做文學批評的方式，剷除疾病之



別餵飽不感恩的心

封建時代，男人三妻四妾是顯赫家世的表現，一種光榮，但時至現代，一夫一妻制才是男女平等的公平基石，所以破壞別人家庭，搶人老公或老婆的，都被視為一種惡行，如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
愛情婚姻絕不容許有「第三者」，是道德底線、責任的所在，然而某些思想傳統的人，卻認為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將子嗣問題凌駕於道德、法律之上，說着歪理還振振有詞，盡顯人性的無知及自私。但，有女藝人曾在朋友們面前說過，為了老公的子嗣問題，她可以接納為她老公生兒育女的「二奶」，同侍一夫；不過現在女藝人不想，完全打消這被人形容為極之「奇葩」的念頭，她說：「要老公娶二奶的想法，我的確是好認真的！我和老公是姐弟戀，我的年紀比他大，一直都無所出，我好希望有仔女陪伴他，養他老；但現在我絕對不會為是否有後代的問題想太多了，順其自然吧！因為我覺得全世界人的正確價值觀被充滿歪理、暴力、政治謊言充斥着，嚴重影響下一代的思維行徑，摧毁情、理、法的底線。」

女藝人更表示，新冠肺炎疫情的種種人性表現，她心裡是強烈覺得：別懷恨不領情的人，別餵飽不感恩的心！她絕對可以接受孩子不優秀，但不能接受沒教養、沒是非黑白、沒對錯之分認知的後代。

要老公娶二奶，女藝人坦言自己當初這想法，難免令人覺得她「接近」神經病，應去看心理醫生，不過因為此念頭，同時使她明白到自亦亦有「自私」行徑，猶如向人家提出一項無可能做到的選擇，叫別人如何回應訴求；所以她要自己必須好好地反省，世上沒有「後悔藥」，只有回頭是岸。



家家有本難唸的停課經

全港學校的停課日子不斷推遲，當中雖然無爭議性的安排決定(容許國際學校的IB應試生在3月2日復課，但本地學校的DSE考生卻仍然待3月16日才重新上路，委實令人無語問着天)，但基本上社會輿論均支持及理解，接受此乃不得不為之的非常手段。

不過作為父母，現實上要面對的問題委實太多。聽聞有部份家長，為了徹底安全之故，連孩子出外的機會也杜絕，可說先作自我隔離。大家每天24小時的家居生活，可想而知活動的空間及多樣性，變化的可能性有多大。而且以上的可能性，乃先建基於父母最少有一方可以在家工作(這一點台灣的安排好得多，政府規定至少父母有一人可以照顧孩子)，否則更加不要再想任何安排。

我們一向相信對抗疫情，身體自強較考慮如何徹底避險更有效——事實上，既然已出現本地感染且源頭不明，已說明隱形帶菌者根本就在人人左右。有人受感

染，有人不，關鍵在於自己身體抵抗力的強弱差別。所以與其安守家中避險，我們的策略是盡量讓孩子多做運動，親近大自然。

是，以上防疫態度當然只能及身而止，事實上當想約孩子的隊友輕舒鬆頭，也大多得不到回應，而且積極提醒萬萬不可的更有人在。唯有改變策略，每天抽1小時來供兩兄弟自我鍛煉球技。若有空餘的半天，便即以出走大自然為要務，各水塘的家樂徑及郊遊徑已成為他們熱愛的流連之地。久而久之，他們對走出大自然的期望也愈來愈大，能够在無口罩的空間自由自在地深呼吸，在此時此刻才體會到乃無價之寶。

不過岔開一筆，因為疫情持續，周末假日的郊外大自然，逐漸人滿之患。其實人患也非重點，令人討厭的是遺留在大自然的垃圾也明顯增多了，有好幾次我們甚至見到有口罩丟棄在山徑上。所以作為香港人也請先做好自己，珍惜愛護自己的環境——香港剩餘的淨土僅餘尺寸，彼此也應好自為之，共同守護。



繼口罩之後，紙巾又成了香港人的重大儲備物資。連續兩個禮拜，我去樓下幾間超市購物，都未能見到貨架上有廁紙。大疫當前，搶完了要捂在嘴上預防感染的口罩，又慌不擇路，算計到身體的排洩口，是否有足夠多的紙巾能抹乾淨。除了感嘆升斗小民為維持自身尊嚴體面的不易，更多了幾分對現實荒誕不經的諷刺。

十七年前非典肆虐，家家囤醋，人人喝板藍根，與之八竿子也打不到的鹽，突然遭到瘋狂搶購。有人感慨，當年家裡搶購回來的鹽，如果不是刻意浪費性使用，恐怕還會堆積在今日才搶購回來的廁紙底下。

較之上周，新鮮蔬菜的價格正在恢復正常，大米、整包裝的泡麵、消毒類洗滌劑，仍然是緊俏物品。在街上走着，常常看到只要有貨車停駐在臨街店舖的門口，尚不知道有什麼貨物會卸下來，馬上就有市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在店舖門口排隊。很多原本只是過路的行人看到了，立刻加入到隊伍之中。一會兒的工夫，很長的一條戴着口罩的店舖，就很快形成。排在前面的人並不能確定，店裡的緊缺物資能不能補到貨，但無論如何都搶了先，心裡頗為篤定，甚至還有一絲得意，不時地瞟一眼還在加長的隊伍。排在後面的人看

廁紙告急

着隊伍前面人頭湧動，心下忐忑，是不是出門太晚了，等輪到自己必定又沒貨，不覺間就開始灰心。排在中間的人最分裂，繼續排下去，也不知道前面能買到什麼，不排吧，看看後面還有那麼多人，又不捨得走開。只看他們忽而掏出手機，忽而又塞進包裡，忽而又掏出來，忽而又放進去的樣子，便知心裡頭正撕扯得不可開交。

香港的街道既窄且長，我搭車回公司，站牌正巧巧在店舖門口。於是側着身，小心翼翼從隊尾往隊頭挪。一路上看到的每張臉，都蒙着口罩，自責、糾結、憔悴，又很無力的眼神，落了我一身，好不容易擠到車牌下了，渾身上下都覺得異常沉重。

港府雖然已多番在直播的記者會上澄清，通往內地的關口限制了人員流動，但貨物進出並不受影響。真偽難辨的傳言和訊息，還是經過社交軟件暢通无阻地加速放大，再得到熟人社群的不斷加持，最後終於成功引發線下一波又一波的搶購風潮。

民生之艱，有時候不光是錢的問題。我向來不太相信僅憑說辭，就能真正說服一個心智成熟的人。之所以會出現看似說服的情形，不外乎是因為職位上的差別，不得不做出臣服的樣子。再就是有利可圖，嘴上應答之聲連連，心

裡頭揣着的另外一本賬上，照舊嚴防死守紋絲不退。

為着這次抗疫，內地已有超過三萬多名醫護人員，趕赴湖北。源源不斷的醫療裝備和生活物資，也日夜不停從四面八方向湖北運送。湖北以外的省區紛紛說，我們已經把全村最硬的鱗都給了你，你們要趕緊好起來。有福不一定能同享，有難一定會共當，這便是舉國體制的優勢。這裡頭有守望相助的情義，有血濃於水的自我犧牲，也有文化和血脈傳承不斷的古道熱腸。不像自由市場經濟裡，事事都要先核算過成本。只要是一項制度，總逃不脫有利有弊。重要的是行事的時候，怎樣拿捏分寸，可讓大部分人得利的地方不斷擴張，可讓弊端最大限度地被擠壓。

再說兩件啼笑皆非的事情，前日專程帶了兩卷廁紙，送去給一位已經江湖告急的朋友，朋友兩周都未能搶到廁紙。昨日凌晨，下班搭巴士回家，半路上來一位大叔，兩隻手各拎著兩大袋廁紙，有一邊的腋下，還夾着一捆五盒裝的抽紙。車上人的眼睛，不約而同地盯著他看，他有些不自在，彎着腰把紙巾都安排在緊靠車門口的空位上，自己圍着一對紙巾，直直地站到了下車。不覺替他捏把汗，三更半夜的，這樣招搖地走在路上，會不會遭人打劫？